

論畫聖吳道子因妒殺人

葉珠紅

yehjung2002@yahoo.com.tw

一、前言

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評吳道子的畫為「神品」；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認為吳道子「宜為畫聖」，吳道子之所以得此高譽，乃因深得南齊謝赫有關繪畫「六法」之精要，因而被後世油漆、彩繪、雕塑等行業奉為「祖師爺」。吳道子被唐朝最重要的兩部畫論評為當代繪畫第一，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卻記其因「妒才」而雇人殺了皇甫軫，潮劇、閩劇之〈丹青魂〉，即據此說而鋪演。本文從吳道子生前、死後，有關他的評論以及其他相關資料，試探段成式言吳道子因妒殺人，乃道聽塗說。

二、《歷代名畫記》與《酉陽雜俎》所載之道子事蹟

張彥遠在三十歲左右便完成《歷代名畫記》一書（大中元年，847。）自言：「學不為人，自娛而已。」¹《歷代名畫記·敘畫之源流》：「夫畫者，成教化，助人倫，窮神變，測幽微，與六籍同功。」²可見張彥遠寫作《歷代名畫記》的心態，與史家無異。段成式於會昌三年（843），與其友遊歷長安，觀東西兩街的佛寺壁畫，於大中七年（854）歸京，寫下〈寺塔記〉上、下二卷，冀「傳諸釋子」。³張、段二人同以「載道」之心，分別寫下唐代畫論與志怪小說的代表作，其成就早為後人肯定，此不贅言；有意思的是，被懂畫的張彥遠評為「畫聖」的吳道子，段成式記其「因妒殺人」，卻未將消息來源披露，一代畫聖吳道子，因段成式之記，在戲劇〈丹青魂〉

¹張彥遠引姚最稱讚梁代畫家蕭贛之語。轉引自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7，《叢書集成》初編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235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1，頁1。

³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》續集卷5〈寺塔記〉（上），（台北：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2年），頁245。下引版本同。

中，從此蒙上「因妒殺人」的罪名。

（一）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

張彥遠⁴，字愛賓，河東（今山西永濟）人，祖上三代為相⁵，家中所藏「侔祕府」之大量書畫，對他寫成集畫史與畫論為一的《歷代名畫記》，創造十分有利的條件。

〈敘歷代能畫人名〉：「自軒轅至唐會昌，凡三百七十人」，與卷四至卷十之畫家小傳⁶，「徵引繁富，佚文舊事，往往而存。」⁷⁴《歷代名畫記》可說提供了後人研究中古繪畫史事的重要資料。奠定《歷代名畫記》之經典地位的，是在其畫論方面，張強認為：

一個完備的中國畫學體系出現了。這便是張彥遠的《歷代名畫記》。用「包前孕后」來說明它的容量，以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」概括他的模式特徵並不過分。張彥遠在六朝畫論的基礎上，完善地囊括到畫學探討的諸個方面，至使宋代郭若虛的《圖畫見聞志》模式相像得如同抄襲一般。⁸

郭若虛《圖畫見聞志》六卷，在年代的編排上自稱續自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⁹，而在內容上「惟筆其可紀之能，可談之事，暨諸家話說。」¹⁰卻是承自如《酉陽雜俎》之類的筆記小說，其在論畫方面，成就無法高於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是明顯的事

⁴張彥遠自述：「遇朱克融之亂（長慶初，約821），……彥遠時未齠歲。」（按：八歲換牙謂齠），則生年最晚當為815左右。引自唐·張彥遠，〈敘畫之興廢〉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1，頁24~25。宋·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卷127〈張嘉貞傳〉，言張文規（按：張弘靖之子）：「子彥遠，博學有文辭，乾符中至大理卿。」（乾符元年至六年，874~879。）則張彥遠的卒年當在876左右。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據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點校本），頁4449。下引版本同。

⁵張彥遠家族原出關隴貴族，《新唐書》卷127，〈張嘉貞傳〉云：「本范陽舊姓，高祖子吒，仕隋終河東郡丞，遂家蒲州。……家聚書畫，侔祕府。……時號『三相張家』云。」頁4448~4449。「三相張家」指的是張家三代為相：張嘉貞、張延賞、張弘靖。

⁶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1，頁27~51、155~328。

⁷《四庫全書提要》，轉引自《歷代名畫記》，頁332。

⁸張強，〈人倫秩序與道法自然——中國畫論在唐代的衍義展開〉，《齊魯藝苑》第1期，1994年。

⁹宋·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誌·序》：「續自會昌元年，後歷五季，通至本朝熙寧七年。」（嚴一萍選輯：藝文印書館，原刻影印《百部叢書集成》，頁1。下引版本同。

¹⁰宋·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誌·序》，頁2。

實，而在「可談之事」方面，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言「吳道子因妒殺人」，郭若虛幾乎一字不漏全抄，「道子嗜酒」一則亦然（詳見後），其雜取眾說的手法，與《酉陽雜俎》無異。

（二）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

段成式，字柯古，齊州臨淄人（今山東淄博）¹¹，宰相段文昌之子，一般認為生於德宗貞元十九年（803），卒於咸通四年（863）。段成式於文宗開成年間（836-840）以蔭入仕，任秘書省校書郎¹²，以太常少卿終，世稱為段少卿。魯迅認為《酉陽雜俎》一書，「所涉既廣，遂多珍異，為世愛翫，與傳奇並驅爭先矣。」¹³，紀昀則認為：

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、荒渺無稽之物，而遺文祕籍亦往往錯出其中，故論者雖病其浮誇，而不能不相徵引，自唐以來，推為小說之翹楚，莫或廢也。¹⁴

不論是魯迅肯定的「與傳奇并驅」，或紀昀稱讚的「小說之翹楚」，《酉陽雜俎》「浮誇」的部分自不容忽視；而在「遺文祕籍」的部份，若正史與唐代其他有關畫論之書，均無提及吳道子「因妒殺人」，而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獨記吳道子「因妒殺人」，段成式是否意在「浮誇」，值得探討。

「雜俎」，顧名思義，為內容駁雜，舉凡雜記、志怪、傳奇、故事、神話、趣事、祕聞，無所不包，此對後世小說、戲曲，影響深遠自不待言，段成式自述《酉

¹¹兩唐書〈段志玄傳〉（志玄乃文昌之高祖），均言段志玄為齊州臨淄人，而唐代臨淄屬青州。參見莊大均，〈略談《酉陽雜俎》中的齊魯逸聞〉，《德州師專學報》11卷3期，1995年。

¹²五代、後晉·劉昫等撰，《舊唐書》卷167〈段文昌〉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據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點校本），頁4369。下引版本同。

¹³魯迅，《中國小說史略·唐之傳奇集及雜俎》，《魯迅小說史論文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99年），頁81。

¹⁴紀昀，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卷142《酉陽雜俎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《西陽雜俎》續集卷五、六〈寺塔記〉上、下二卷的成書經過：

武宗癸亥三年夏，予與張君希復善繼，同官秘丘（一作秘書），鄭君符夢復，連職仙署。會暇日，遊大興善寺。因問《兩京新記》及《遊日記》，多所遺略，乃約一旬尋兩街寺。以街東興善為首，二記所不具，則別錄之。¹⁵

〈寺塔記〉的寫作順序，是依坊名、寺名、院名，接著記佛像、壁畫，並及各種珍木、異聞，最後是柯谷（段成式）、善繼（張希復）、夢復（鄭符）三人，以及與之同遊的「昇上人」所題之詩。¹⁶段成式一行人遊寺，由街東大興善寺到慈恩寺，共遊十四坊十八寺，此後三年，段成式任職於洛陽，至大中七年才著手整理成〈寺塔記〉上、下二卷，自言：

在外六甲子，所留書籍，搯壞居半，於故簡中睹與二亡友遊寺，瀝血淚交，當時造適樂事，邈不可追。復方刊整，纔足續穿蠹，然十七五六矣。¹⁷

會昌三年的夏天遊寺，段成式在事過十年（《西陽雜俎》成書於大中七年（853）），二友已亡故之後，憑殘簡與記憶，獨自整理已經「十七五六」的〈寺塔記〉兩卷，除了對故友的思念，還希望〈寺塔記〉能「傳諸釋子」，〈寺塔記〉在他心中的份量自不待言，其記吳道子殺人事件：

宣陽坊靜域寺。本太穆皇后宅。寺僧云：「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。」禪院門內外，《遊日記》云：「王昭隱畫。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。」……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，皇甫軫畫鬼神及雕，形勢若脫。軫與吳道玄同時，吳以其藝逼己，募人殺之。¹⁸

¹⁵唐·段成式，《西陽雜俎》續集卷5〈寺塔記〉（上），頁245。

¹⁶按：在〈寺塔記〉（上）、（下），還出現「日高上人」、「約上人」、「義上人」。

¹⁷唐·段成式，《西陽雜俎》續集卷5〈寺塔記〉（上），頁245。

¹⁸唐·段成式，《西陽雜俎》續集卷5〈寺塔記〉上，頁258~259。

後代據此記鋪演的〈丹青魂〉，內容大致為：吳道子花鉅資購買殺手，除掉畫藝比他精湛的學生皇甫軫，吳道子因懼怕「宮廷畫師」的地位被奪，一代畫聖開始了心中的魔鬼之戰，而來自純樸鄉下的皇甫軫，對於自己素所崇敬的老師竟會對自己痛下殺機，是萬萬不敢置信。〈寺塔記〉記吳道子因妒殺人之事，不見於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（成於大中元年（847）），亦不見於比《歷代名畫記》還早的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等唐人評畫之書，而僅見於《酉陽雜俎》，以及被馬端臨譽為「看畫之綱領也。」的《圖畫見聞志》（成於宋熙寧中），《圖畫見聞志》卷五〈靜域寺〉：

西廊萬菩薩院門裏南壁，有皇甫軫畫鬼神及鵬，鵬若脫壁。軫與吳道子同時，吳以其藝逼己，募人刺殺之。¹⁹

《圖畫見聞志》的這段記載明顯抄自於《酉陽雜俎》，除了《酉陽雜俎》，均無任何一本唐代論畫之書提到吳道子因妒殺人，筆者擬從唐人的畫論、筆記，其中有關吳道子的畫藝、為人，探討「吳道子殺皇甫軫」，乃子虛烏有。

三、「畫聖」吳道子

唐朝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、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及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續集卷五、六〈寺塔記〉上、下，是正史之外，記載吳道子事蹟最多的書，今分就三書所記吳道子之畫藝，論吳道子生前的評價，及其死後，人們對他的神化，以見其「畫聖」之譽，乃其來有自。

（一）吳道子之畫藝

¹⁹宋·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志》卷5〈淨域寺〉，頁6。

吳道玄，字道子（689?~758?）²⁰，河南陽翟（今河南禹州市）人：

學書於張長史旭、賀監知章，學書不成，因工畫。曾事逍遙公韋嗣立為小吏，……，初任衮州瑕丘縣尉。初名道子，玄宗召入禁中，改名道玄，因授內教博士，非有詔不得畫。……，官至寧王友。²¹

從瑕丘縣尉、內教博士的從九品²²，到從五品下的「寧王友」²³，張彥遠詳記了吳道子生平的官階；而完整記載吳道子當時所獲的評價，是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。朱景玄（806~846），吳郡人（今蘇州市），著錄唐代畫家一百二十五人，首先採用了「神、妙、能、逸」四品分法，對親眼所見的畫作進行評論，朱景玄自謂：「尋其蹤跡，不見者不錄。」²⁴可見其態度之嚴謹；《唐朝名畫錄·神品》（上），獨列吳道子一人，朱景玄稱吳道子「天縱其能，獨步當世。」、「國朝第一。」²⁵對吳道子畫藝之描述：

年未弱冠，窮丹青之妙，浪跡東洛。時明皇知其名，召入內供奉。……。景玄元和初應舉，住龍興寺，猶有尹老者年八十餘，嘗云：「吳生畫興善寺中門內神圓光時，長安市肆老幼士庶竟至，觀者如堵。其圓光立筆揮掃，勢若旋風，人皆謂之神助。」²⁶

「長安市肆老幼士庶竟至，觀者如堵。」的場面，還不足以看出吳道子畫藝之「神」，

²⁰黃苗子，《吳道子事輯》，由《唐朝名畫錄》、《歷代名畫記》、《西陽雜俎》、宋·黃休復《益州名畫錄》以及杜甫〈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〉，認為吳道子是「七世紀九十年代至八世紀五十年代之間的人。」參見黃苗子編著，《吳道子事輯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1~3。下引版本同。

²¹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9，頁284~285。

²²宋·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卷47〈百官〉二：「宮教博士二人，從九品下。掌教習宮人書、算、眾藝。」頁1222。

²³宋·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卷49〈百官志·王府官〉：「友一人，從五品下。掌侍游處，規諷道義。」頁1305。按：吳道子實為玄宗派去「監視」寧王李憲的「清客」。玄宗之忌諸王，其「不次為嗣」的心理陰影，直到曾為皇太子的寧王去世後方見平復。參見許道勛、趙克堯，《唐玄宗傳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2000年），頁100~101。

²⁴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·序》，頁2~4。

²⁵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，頁1~3。

²⁶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，頁4。

朱景玄另記景公寺老僧云：「吳生畫此寺〈地獄變〉相時，京都屠沽漁罟之輩，見之而懼罪改業者，往往有之，率皆修善。」²⁷可見吳道子在未被唐玄宗召入禁中，命令「非有詔不得畫」之前，其畫藝早就獨擅當代，後來成為洛陽天宮寺「三絕」之一，自是情理之必然（「三絕」之事詳見後）。《唐朝名畫錄》載玄宗一日思蜀中山水，命吳道子前往四川：

及回日，帝問其狀，奏云：「臣無粉本（畫稿），並記在心。」後宣令於大同殿壁圖之，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，一日而畢。時有李思訓將軍，山水擅名，帝亦宣於大同殿圖，累月方畢。明皇云：「李思訓數月之功，吳道子一日之跡，皆極其妙也。」²⁸

「嘉陵江三百里山水，一日而畢。」還不是吳道子平生最得意之作，奠定吳道子藝能通神之「畫聖」地位，是他成為「三絕」之一的經過：

開元中駕幸東洛，吳生與裴旻將軍、張旭長史相遇，各陳其能。時將軍裴旻厚以金帛，召致道子，於東都天宮寺，為其所親，將施繪事。道子封還金帛，一無所受。（道子）謂旻曰：「聞裴將軍舊矣，為舞劍一曲，足以當惠。觀其壯氣，可助揮毫。」旻因墨縑為道子舞劍。舞畢，奮筆俄頃而成，有若神助，尤為冠絕，道子亦親為設色，……。又張旭長史親書一壁，都邑庶士皆云：「一日之中，獲睹三絕。」³⁸

將軍裴旻請吳道子替天宮寺畫神鬼數壁，以超渡亡母，朱景玄此記透露出很重要的一點，從裴旻「厚以金帛」，而吳道子「封還金帛」來看，認為唐代畫家畫佛寺壁畫，均是以「利」為先的看法²⁹，恐不正確；吳道子以其取代曹仲達「曹衣出水」的「吳

²⁷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，頁4。

²⁸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，頁3。

²⁹王霖，〈唐代寺觀壁畫札記〉：「當其時也，使畫人巧匠而不肯紛紛經營于寺觀之壁，以求即時之榮利者，亦未之有也。」《新美術》1999年3月。

帶當風」³⁰，於京、洛兩都留下了三百多堵壁畫³¹，若以畫一幅佛畫，「按一千二百文計，相當於八品官的月俸。」³²可知吳道子在擔任「內教博士」，拿九品官的月俸以前，「爲利」而畫之說是有待商榷。使吳道子名動當時的，是他成爲「三絕」的經過，「三絕」之精采處，是張彥遠所謂的「意氣」³³，吳道子畫壁畫，通常是由他本人親自畫完「粉本」(底稿)，至於簡單且費體力的上色工作，則由弟子負責³⁴，吳道子爲舊交裴旻「親為設色」，可見他是個「以意氣相交」的性情中人；正因「三絕」乃曠古未有之盛事，《獨異志》才因此認爲「道子生平繪事，得意無出於此」：

道子答曰：「吾畫筆久廢，若將軍有意，為吾纏結舞劍一曲，庶因猛厲以通幽冥。」旻於是脫去縷服，著常時裝，走馬如飛，左旋右轉，擲劍入雲，高數十丈，若電光下射，旻引手執鞘承之，劍透空而入。觀者數千人，無不驚慄。道子於是援毫圖壁，颯然風起，為天下之壯觀。³⁵

李冗《獨異志》一本志怪本色，強調的是吳道子的藝能通神，相形之下，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中「封還金帛」且「親為設色」的吳道子，顯然人性化許多。

不論宮中或民間，藝絕當代的吳道子，畫佛頭上的圓光，信眾施錢與欄杆齊；畫〈地獄變〉時，賣魚賣肉的都因懼惡而修善；爲助裴旻超渡亡母所畫的神鬼圖，「觀

³⁰曹仲達畫的梵像，支配了自北齊以來的中國畫壇，「曹衣出水」，是指曹仲達的佛教人物畫「其體稠疊，而衣服緊窄。」「吳帶當風」，是指吳道子所畫的人物「其勢圓轉，而衣服飄舉。」參見：宋·郭若虛，〈論曹吳體澗〉，《圖畫見聞志》卷1，頁12。又：劉綱，〈論吳道子「吳帶當風」的藝術風格〉：「筆勢圓轉，……，在用線上，追求道勁雄壯，……，作品中有著一種強烈的和極度緊張的感情的力量，……，形成衣紋飄帶如被風吹拂而飛揚的美感。」《岱宗學刊》第7第1期，2003年3月。

³¹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引《兩京耆舊傳》，言吳道子：「寺觀之中，圖畫牆壁，凡三百餘間。變相人物，奇踪異狀，無有同者。」頁3。另：《太平廣記》卷212引《唐畫斷》，言吳道子：「兩都寺觀，圖畫牆壁，四十（下注：明鈔本十作百）餘間。」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1622。下引版本同。按：「一間」即「一壁」（或「一堵」）。

³²李福順，〈唐代書畫潤筆小議〉，《美術觀察》，2001年3月。

³³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9：「開元中，將軍裴旻善舞劍，道玄觀旻舞劍，見出沒神怪，既畢，揮毫益進。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劍器，張旭見之，因為草書，杜甫歌行述其事，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。」，頁285。

³⁴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9：「吳生每畫落筆便去，多使琰與張藏布色，濃淡無不得其所。」，頁286。

³⁵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212〈吳道玄〉，頁1623。

者數千人，無不驚慄。」如此被群眾擁戴的吳道子，若是有與他同時的高手如皇甫軫，其藝高超到吳道子爲了保住聲譽，必須買殺手除之而後安，何以比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更早的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；以及比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定稿（成於大中七年（853））稍前，初稿（會昌三年，843）稍後的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（成於大中元年（847）），二書均無提及？

（二）有關吳道子死後之傳說

吳道子的藝能通神，後人大都根據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：「好酒使氣，每欲揮毫，必須酣飲。」³⁶以此大加著墨；段成式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平康坊菩薩寺條載：

初，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。工畢，釀酒百石，列瓶瓮於兩廡下，引吳道玄觀之，因謂曰：「檀越為我畫，以是賞之。」吳生嗜酒，且利其多，欣然而許。予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畫，中三門內東門塑神，善繼云：「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功也。」其側一鬼有靈，往往百姓戲犯之者得病，口目如之。

37

段成式認爲此畫不及景公寺中三門內東門塑神³⁸，非吳道子真跡，同行的友人黃希復認爲是吳道子徒弟王耐兒所畫。曾經激發李白之詩，張旭、僧人懷素草書的「好酒」，在吳道子身上一樣不可或缺，但若以爲畫鬼有靈到戲犯者會得到口、目如鬼一般的病，是誇張太過，從段、張二人對「百姓戲犯之者得病」一說，均無任何評論，

³⁶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9，頁284。

³⁷唐·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（上），頁252~253。

³⁸景公寺，又稱「趙景公寺」，《唐朝名畫錄》作「景云寺」，袁有根〈吳道子的壁畫創作〉一文，據《唐兩京城坊考》：「長安有景云觀，無景云寺。……，「景云寺」可能是「景公寺」之誤。」引自《新美術》2002年1月。下引版本同。另：段成式，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》（上）：「常樂坊趙景公寺，……。南中三門裡東壁上，吳道玄白畫（按：「白」意爲未上色）地獄變，筆力勁怒，變狀陰怪，睹之不覺毛戴，吳畫中得意處。」頁248。黃苗子認爲「塑神」應爲「壁神」之誤。參見黃苗子編著，《吳道子事輯》，頁18。

應認同戲之得病是「口耳相傳」，而不避「口耳相傳」，正是《酉陽雜俎》被視為「浮誇」之因。

神化吳道子畫藝的，除了平康坊菩薩寺所記，《盧氏雜說》亦有類似的記載：

道子訪僧請茶，僧不加禮，遂設筆硯，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，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，惱亂不可堪，僧知是道子，懇邀到院祈求，乃塗卻畫處。³⁹

《盧氏雜說》的這則記載，把對僧人的憎惡加於對吳道子的崇敬之上，從中也可看出吳道子在當時人心目中的份量，是等同賢聖。由以上兩則吳道子死後，人們還忍不住要「神話」他的情形來看，吳道子畫〈除災患變〉⁴⁰，助裴旻超渡亡母時，有其「人情」；於〈平康坊菩薩寺〉畫「禮骨仙人」，是「天衣飛揚，滿壁風動。」畫在東壁的〈維摩變〉：「舍利佛角而轉睇。」（《全唐詩》作「舍利弗角膝而轉。」）只因利寺僧給酒之「多」而畫，〈維摩變〉替元和末的俗講僧文澈，賺得不少好處⁴¹，可見吳道子在「人情」之外，更有「人性」；一不徇財，二不徇名，又為性情中人的吳道子，實在找不出如段成式所言，會潛伏著因妒殺人的動機。

四、吳道子與皇甫軫、楊庭光、盧稜伽

以上由吳道子生前死後，其人其畫之評價，證明吳道子沒有殺皇甫軫的必要；以下由《唐朝名畫錄》、《歷代名畫記》、《圖畫見聞志》，三本收錄唐代畫家的論畫之作，均無皇甫軫之名；以及與吳道子有密切互動，畫藝精湛的楊庭光與盧稜伽，旁證吳道子沒有殺皇甫軫的動機。

³⁹宋·李昉等編，《太平廣記》卷 212，頁 1623。

⁴⁰《畫品叢書》，認為吳道子於天宮寺為裴旻所畫為〈地獄變相〉，而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：「天宮寺三門吳畫〈除災患變〉。」〈除災患變〉為超渡亡靈，不應作〈地獄變相〉。參見：袁有根〈吳道子的壁畫創作〉。

⁴¹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三〈兩京寺觀等壁畫〉：「菩提寺，……其東壁有菩薩轉目視人，法師文澈亡何令工人布色損矣。」頁 116

吳道子的弟子，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有二記：卷二：「盧稜伽、楊庭光、
李生、張藏並師於吳。」下注云：「各有所長，稜伽、庭光為上足。」⁴²卷九：

翟琰者，吳生弟子也。吳生每畫落筆便去，多使琰與張藏布色，濃淡無不得其所。李生失名，亦吳弟子。善畫地獄佛像，有類於吳而稍劣。張藏，亦吳弟子也。裁度麤快，思若泉湧，寺壁十間，不旬而畢。然六法不及師之門牆，亦好細畫。楊庭光與吳同時，佛像經變、雜畫山水極妙，頗有似吳生處，但下筆稍細耳。⁴³

張彥遠將吳門弟子的優劣作了第一手評比，就中除了翟琰為卷二所無外（盧稜伽見後），並無皇甫軫之名，亦無《酉陽雜俎》及宋朝黃希復《益州名畫錄》所提之「王耐兒」。從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列當代有名的畫家一百二十五人，及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列唐朝畫家共二百零六人，以及郭若虛《圖畫見聞志》卷二〈紀藝〉上，續《歷代名畫記》後，列唐末畫家二十七人，三書所記均不見有「皇甫軫」之名，可知段成式所言「皇甫軫」為「與吳道子同時」，此語有待商榷，而〈丹青魂〉的劇情言皇甫軫為吳道子的學生，亦屬無中生有。

段成式言吳道子殺皇甫軫的理由為「以其藝逼己」，而〈丹青魂〉一劇，認為吳道子要殺「皇甫軫」的原因，是皇甫軫的畫藝將危及吳道子「宮廷畫師」的地位；按：吳道子若有高足如皇甫軫，則與皇甫軫一起覬覦「宮廷畫師」之位，一爭長短的，應是盧稜伽與楊庭光。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二，提及吳道子的學生，下注云：「稜伽、庭光為上足。」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，對盧、楊二人的評語是：

楊庭光畫道像真仙與庖丁，開元中與吳道子齊名；又畫佛像，其筆力不減于

⁴²唐·張彥遠，〈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〉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2，頁63。

⁴³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9，頁286~287。

吳生也。……盧稜迦善畫佛，于莊嚴寺，與吳生對畫神，本別出體，至今人所傳道。⁴⁴

《唐朝名畫錄》言楊庭光「與吳道子齊名」，而《歷代名畫記》記其為吳道子的學生，從《歷代名畫記》中，載有許多吳道子與楊庭光並列的畫作來看⁴⁵，楊庭光應是曾跟隨吳道子學畫，之後一如盧稜伽，畫藝高超到有許多寺院請他作畫；另從楊庭光與吳道子有共同畫作的寺院有七所，不與吳道子同畫的寺院有五所的記錄來看，可以想見楊庭光在當時受歡迎的程度，是遠勝於盧稜伽⁴⁶，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：

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（吳道子）齊名，遂潛寫吳生真于講席眾人之中，引吳生觀之，一見便驚，謂庭光曰：「老夫衰醜，何用圖之？」因斯嘆服。⁴⁷

《唐朝名畫錄》未明言楊庭光是吳道子弟子，吳道子卻由衷佩服其畫藝，由吳道子自稱「老夫」，知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二，張彥遠以楊庭光為吳道子的學生，應為非，卷九：「楊庭光與吳同時」應為是；至於親傳吳道子手訣的盧稜伽⁴⁸，宋黃休復《益州名畫錄》卷上：

⁴⁴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，頁26。

⁴⁵吳道子與楊庭光並列的畫作有：1、慈恩寺塔北殿（吳畫菩薩、楊畫經變）；2、光宅寺東菩提院；3、興唐寺三門樓下（吳畫神）淨土院內西壁、南廊（吳畫金剛變）、殿內（吳畫神、菩薩、帝釋）、西壁西方變，東般若院（楊畫山水）、講堂；4、菩提寺佛殿內東西壁（吳畫神鬼）、東壁（吳畫菩薩）（楊白畫）；5、安國寺北院（吳畫神兩壁及梁武帝郗后等、經院小堂內外）、三門東西兩壁（釋天）、大佛殿東西（二神）、殿內（維摩變）、西壁（西方變）、殿內正南（佛），南頭院西面堂內南北壁並三中門外東西壁（楊畫梵天、帝釋）、大佛殿內東北〈涅槃變〉、開元觀西廊院天尊殿前〈龍虎君明真經變〉；6、寶應寺咸宜觀三門兩壁及東西廊（吳畫）、殿上牕間（真人）、殿外東頭東西二神、西頭東西壁（吳並楊畫）；7、千福寺繞塔板上（吳畫傳法二十四弟子，畫時菩薩現吳生貌）、塔院門兩面內外及東西向裡各四間（吳畫鬼神、帝釋），東塔院內外面（楊白畫鬼神）、塔北（相傳楊畫普賢菩薩、鬼神，畫時筆端舍利從空而落。）楊庭光獨作的壁畫有：1、資聖寺西院外神及院內（經變）；2、寶刹寺西廊；3、西明寺西門南壁（神）；4 東都：昭成寺西廊障日（西域記圖）；5、聖慈寺西北禪院（維摩詰並諸功德）。參見〈兩京寺觀等壁畫〉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3，頁109~141。

⁴⁶盧稜伽之畫作有：1、褒義寺佛殿西壁〈涅槃變〉；2、莊嚴寺中門外東西（兩壁），此外，於東都並無畫作。參見：《歷代名畫記》卷3〈兩京寺觀等壁畫〉，頁130、133。

⁴⁷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，頁3。

⁴⁸盧稜伽「嘗學吳勢，吳亦授以手訣。」《西陽雜俎·寺塔記》（下），頁261。

楞伽者，京兆人也。明皇帝駐蹕之日，自汴入蜀。嘉名高譽，播諸蜀川，當名流，咸伏其妙。至德二載，起大聖慈寺，乾元初，於殿東西廊下，畫行道高僧數堵，顏真卿題，時稱二絕。……。此行道僧三堵六身畫，經二百五十餘年，至今宛如初矣！⁴⁹

《益州名畫錄》記盧稜伽是「嘉名高譽，播諸蜀川。」郭若虛《圖畫見聞志》，對盧稜伽的形容是：「當時名手嘆服。」⁵⁰而在《歷代名畫記》中，吳道子對盧稜伽的了解，可說已到了「知子莫若父」的地步：

盧稜伽，吳弟子也。畫跡似吳，但才力有限，頗能細畫，咫尺間山水寥廓，物像精，經變佛事，是其所長。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，大獲泉獲，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，銳意開張，頗臻其妙。一日吳生忽見之，驚嘆曰：「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，今乃類我，是子也，精爽盡於此矣！居一月，稜伽果卒。」⁵¹

從吳道子授盧稜伽「手訣」，盧稜伽「嘉名高譽，播諸蜀川」、「至今人所傳道」，可知吳道子並非藏獨門絕招之人；再由他未入禁中之前，不需為利而畫，以及其畫在民間大受歡迎的程度，吳道子可說沒有刻意「揚己」的必要；黃休復形容隨蹕入蜀的盧稜伽是「嘉名高譽，播諸蜀川。」對於當時已是「非有詔不得畫」的吳道子而言，盧稜伽不是更能威脅到他「宮廷畫師」的地位嗎？吳道子以藝知人，如盧稜伽；因藝服人，如楊庭光，吳道子的大家風範，若不真是如此，何以有關唐朝論畫之書會競相記載其事蹟，對其畫、其人以「神品」、「畫聖」譽之？

其次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引張懷瓘云：「吳生之畫，下筆有神，是張僧繇後身也。」

⁴⁹宋·黃休復，《益州名畫錄》卷上，《叢書集成》初編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13~14。

⁵⁰宋·郭若虛，《圖畫見聞志》卷二〈紀藝〉上：「盧稜伽之蹟，多畫鬼神及外國人物，龍蛇畏獸，當時名手嘆服。大相國寺有畫壁，今多不存矣！有十六羅漢挾鬼鍾馗、葦林師子等圖傳於世。」頁11。

⁵¹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9，頁287~288。

⁵²朱景玄也認為如此⁵³；吳道子若曾經殺人揚己，生於同時的張懷瓘應不會以曾師於張僧繇的吳道子作喻；張彥遠認為：「國朝吳道玄，古今獨步，……，後無來者。」⁵⁴，評吳道子作畫的境界是：「不滯於手，不凝於心，不知然而然。」⁵⁵似已隱然認同吳道子是不懷慶賞爵祿，不懷是非毀譽，如此之人，又怎會因妒殺人？

最後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三〈記兩京外州寺觀壁畫〉注云：「會昌中多毀折，今亦具載，亦有好事收得畫壁在人家者。」⁵⁶以剛經歷過會昌毀佛，張彥遠親見所留存的壁畫，其記盛唐有關吳道子之畫事，自是比段成式依當年與好友遊寺，在十年後憑回憶寫成的〈寺塔記〉，要來得可信度高。

五、結論

獨記吳道子殺皇甫軫的宣陽坊靜域寺，在「本太穆皇后宅。」一語後，段成式言「寺僧云」，疑「寺僧云」以下所記，包括吳道子殺皇甫軫一事，全得之於靜域寺寺僧之口；其次，記兩京壁畫甚詳的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，與己身親見方記的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，二書均未見「皇甫軫」之名，皇甫軫的存在與生平事蹟，正史與筆記小說均未見錄；最後，從吳道子生前已有三百多堵畫作，死後仍有稱揚他畫藝的傳說；以及吳道子讚嘆楊廷光，深知盧稜伽，可看出吳道子沒有「因利」或「因妒」殺皇甫軫的動機，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言吳道子因皇甫軫之藝逼己，因而雇人殺之，是為道聽塗說，全屬子虛烏有。

⁵²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9，頁285。

⁵³唐·朱景玄，《唐朝名畫錄》，頁3。

⁵⁴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2，頁63。

⁵⁵唐·張彥遠，〈論顧陸張吳用筆〉，《歷代名畫記》卷2，頁71。

⁵⁶唐·張彥遠，《歷代名畫記》，頁109。